



《为何摔我爱女》追踪

小湘妹,祝你一路走好

昨日众多素不相识的广州市民到殡仪馆为她送行 遗体告别后家人回湘潭静养

时报讯 (记者 段一鸣 黄熙灯) 虽然天气突然转凉,但昨日上午在广州市殡仪馆3号厅内仍站满了为小湘妹送行的市民。“我亲爱的女儿,爸妈祝你一路走好一路平安……”随着任雄吉哭泣着念完悼词,为小湘妹送行的市民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80多岁的老人、带着女儿的母亲、一大早起来的残疾人都为之流泪。

湘妹母亲伤心过度瘫倒

昨日上午10时25分,在亲友的搀扶下,小湘妹的父母和奶奶、外婆一行缓缓步入灵堂,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市民跟随着默默地走进灵堂。寂静的灵堂弥漫着悲伤和苦痛,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记者的泪潸然而下。水晶柜内的小湘妹衣着整齐,两手边还摆放着好心市民送来的福娃,头边也放着一个她曾心仪已久的娃娃。在灵堂的正中摆放着一张放大的湘妹生前照片,明媚的阳光、可爱的小姑娘、天真无邪的笑容,这一切已不可能再有。

10时43分遗体告别礼时,小湘妹的母亲、外婆和奶奶怎么也接受不了小湘妹已然逝去的残酷事实,数度趴在玻璃棺上,号陶大哭,还不停地用手捶棺,任由搀扶的人怎样劝说,就是不肯松手。当双手捧着小湘妹的遗像即将离开时,小湘妹的母亲因过度悲伤,终于瘫倒。小湘妹的父亲用力搀扶着妻子,牙关紧咬,身体抖动得越来越厉害……

八旬老伯一早赶来送行

“我非常伤心。同为母



▲与小湘妹素不相识的市民也来送行,看着小湘妹的照片悲痛不已。

▶10时43分遗体告别礼时,小湘妹的母亲、外婆和奶奶数度趴在玻璃棺上,号陶大哭,极度不舍。

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亲,我能理解小湘妹妈妈的悲痛欲绝。”接受记者采访时,娄小姐还是无法平抑自己的悲伤。娄小姐也来自湖南湘潭,现在中山大学旁的一家市场做布料生意。此前和小湘妹一家并不熟悉。据娄小姐介绍,她也是从报上得知小湘妹的不幸的。因为有一个和小湘妹差不多大的女儿,对小湘妹的不幸遭遇和其亲属的悲痛很能理解,因此一直非常关注事件的进展。娄小姐住在华景新城,今天早上去上班的途中看到了殡葬车,就马上安排好上班的事宜,早早赶到殡仪馆

参加小湘妹的遗体告别仪式。据了解,昨日上午参加小湘妹遗体告别式的人有60多人,其中大半是与小湘妹素不相识的热心市民,年过八旬的章老伯昨日上午7时就乘车赶到殡仪馆为小湘妹送行;身体残疾的苏先生顾不上身体的不方便也一大早赶来;晚上还要上通宵夜班的曾先生也放弃休息,在遗体告别仪式过后还坚持要留下来给小湘妹父母帮忙。一个没留下姓名30来岁的男子在家属答谢礼上,拿了一个装了现金的信封放在了任雄

吉的上衣口袋,然后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走时也没有留下一句话……

昨日到现场参加仪式的宾客大多数都没有留下姓名,许多人离开时留下善款连句话都没有说。任雄吉的悼词中说道:“女儿,你是最不幸的,但你又是最幸运的,你看你得到了广州那么多单位和那么多善良人的牵挂和关心……”

小湘妹家人昨离开广州

任雄吉的同事江女士告诉记者,小湘妹的父母已决

定在殡葬仪式过后,回湖南湘潭老家静养一段时间。至于与郭云家属之间的纠葛,目前他们也无心处理。小湘妹的治疗及殡葬费用已由各方善款及公司资助补齐,小湘妹父母回乡静养已无后顾之忧。昨日下午5时许,湘妹父母及外婆、奶奶一行4人已踏上了回湘潭老家的路途。

郭云父母突然登门下跪

在昨日的遗体告别会上,记者从小湘妹的亲友处获悉,前晚郭云父母及郭云

的姐夫曾带着水果、鲜花到小湘妹所住的华港花园向其父母谢罪,但小湘妹父亲任雄吉认为这样的见面于事无补,只能加深彼此的伤痛。

据了解,前晚10时30分左右,任雄吉听到敲门声随手就开了门,但令其意想不到的的是郭云的父母及大姐夫竟站在了门口。“我们给你道歉来了。”更让任雄吉始料未及的是,郭云父母一家三口说着说着就跪在了任家门口。任雄吉连忙将他们扶起,但郭云父母带来的礼品及他们的歉意,任先生表示都无法接受。

广州管圆线虫病 首例出现在台湾

专家表示把以地名命名的病理解成是由该地产生传播是不科学的

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自北京王先生吃了福寿螺而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后,各地先后有70多人确诊患上此病。一时风声鹤唳,人们谈“广州管圆线虫病”而色变。一些人更是望文生义,误以为此病就是从广东传播出去的,于是广东的福寿螺成为罪魁祸首,广东的水产品因此被“株连”。

事实上,就如这次“广州管圆线虫病”宿主福寿螺并非产自广州而是产自广西桂林一样,世界上第一例“广州管圆线虫病”并不是出现在广州,而是出现在我国台湾。之所以命名为“广州管圆线虫病”,是因为引发该病的寄生虫——“广州管圆线虫”首次由专家在广州家鼠肺血管内发现,它与广东水

产品并无直接联系。和“广州管圆线虫病”并非广州的“专利”一样,很多和地名“挂钩”的病的“产地”不在用来命名的地方,而是要么在其他地方,要么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像华枝睾吸虫病、香港脚、地中海贫血、日本血吸虫、马尔堡出血热等就是这样。专家说,将某种和地名“挂钩”的病的“产地”等同于该地,是没有依据的,也是不科学的。

广州管圆线虫病不是从广州传播出去的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寄生虫生物研究中心教授伦照荣告诉记者,广州管圆线虫寄生于啮齿动物肺部血管,是我国著名医学教授陈心陶于1933年首次在广州家鼠肺血

管内发现,并据此命名。据了解,广州管圆线虫病并非广州的“专利”,也不是从广州传播出去的。首例人感染病例出现在中国台湾,时间是1945年。1960年代,在东南亚及非洲、加勒比海等地区均有发现。稍晚,太平洋岛屿也发现了广州管圆线虫病。过去,广州管圆线虫病在我国大陆极为罕见,直至1996年才报道4例确诊病例。近8年来,我国大陆沿海地区不断出现病例和疑似病例,且在部分地区引起爆发。这与我国南方地区引进福寿螺,并大量繁殖蔓延有密切联系。

专家称以地名命名某种病很常见

对一些人望文生义、将

以地方名字命名的病名和当地甚至当地的产品“挂钩”的现象,专家称并不奇怪。专家解释说,无论细菌、寄生虫或疾病,他们有自己的特殊命名方式。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欧阳友生告诉记者,细菌、寄生虫或疾病的名字由“属名”和“种名”两部分组成。属名是不能随便取名的,而种名则可以根据所需来定名。换言之,种名可以是地名,也可以是人名或其他。中山大学伦照荣教授则说得更为形象。伦照荣告诉记者,属名就是人的姓,种名就是人的名。姓是固定的,不能随便更改的,只有有血统关系的人才能使用某种姓,而名字则可以依照某种标准甚至兴趣定,甚至更改。



这次在北京引发轩然大波的致病福寿螺是来自桂林。(资料图片)

■类似例子

“香港脚”其实是英军的“错”

足癣为什么被称为香港脚,而不是广州脚或其他脚呢?这中间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美丽的误会。鸦片战争,英帝国“接收”了香港。习惯了干燥气候的英军适应不了香港炎热潮湿的气候,很多人的脚被细菌感染,患上了足癣,严重的脚都“走样”了。不明就里的英军就将足癣误称为香港脚。后来台湾接受

西方医学,又一个不小心,将足癣翻译成了香港脚。其实,香港脚只是足癣的俗称,而非香港的特产。不良的习惯,像脚易出汗而不讲卫生,或穿材质的鞋子,都容易感染足癣;在炎热或潮湿的环境下,最容易引发足癣。当年越南战争,很多美国大兵就患上了香港脚。

我国西汉就有日本血吸虫病

这种地名加病名的方式不仅存在于我国,而且沿用于世界各国。像日本血吸虫病,就因为首先在日本发现而得名。除日本外,该病在中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也曾流行。事实上,日本血

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历史悠久,据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与湖北江陵西汉男尸体内发现血吸虫卵的事实,证明2100余年前我国长江流域已有日本血吸虫病流行。只是那时科技不发达,不能发现该病而已。